

Sing Tao Daily

F02 | 教育 | 恒管語絲 | By 陳智傑 | 2016-01-13

操練文化因何而起？

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 的爭議持續發酵，惹起操練文化因何而起的爭議。教育局、辦學團體、學校、家長、教師工會等持份者，提出不同的說法：是否有人以 TSA 的成績決定「殺校」予否，導致學校視 TSA 為救命草？是否有學校以 TSA 的表現作為「殺校」的抗辯理由？無論原因為何，如今的焦點，在於暫停或取消 TSA，是否便能緩解跟 TSA 相關的操練問題？

TSA 爭議跟學能測驗的經驗有異曲同工之處。學能測驗是由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〇年香港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重要一環，設立的原意正是杜絕小學生為求升中，而作出不必要的操練，減輕學生壓力。當年的教育署把試題保密，不讓考生及小學知道其於學能測驗的成績，只有考生獲派位的中學才能知曉。這安排的目的，在於防止學生和學校操練學能測驗。諷刺的是，學能測驗最後被取消的理由之一，正正就是操練文化：坊間操練補充習作還是遍地開花，學校亦習以為常地安排學生操練學能測驗。

教育界需評核指標

由是觀之，取消或暫停 TSA 亦不過是止痛藥。根深柢固的操練文化，會頑強地適應任何評核制度，並漸漸跟各教育界持份者糾纏起來。教育局需要校內評核以外的參考指標，釐定不同學校的教學質素和教育政策的成效；學校也需要校外的評核指標，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和爭取社會認同。教師工會再大聲疾呼，也得回應社會對教學質素的要求，而尋求校外評核指標的肯定，往往便是對社會最有力的交代。至於學生和家長，亦需要一些評核機制和指標，處理學位和教學資源分配的問題。

可以說，公共資源的分配，包括學位分配、對不同學校的資助金額和政策支援（例如「殺校」與否），以至社會的問責文化（公眾要求教育系統和學校們證明自己的教學質素和存在價值），使教育的評核機制不可或缺。即使取消考試，或三申五令地禁止操練，社會還是要醞釀一些評核辦法和教學質素的「證據」——學生們的習作、課外活動和社會服務的參與記錄（大家有否留意，學生的課外活動和社會服務，如今已漸漸由自願參與轉化為「指定動作」？），以至坊間不同組織自行設計的全港中學或小學的「名校榜」等。

TSA 的評核和操練文化，不過是眾多「教學質素指標」之一。當現代社會講求客觀指標和績效，而我們又把這套工具理性的思維套用於教育事業，操練文化自然是「春風吹又生」。也許有一天，當這個社會不再介意「讀邊科搵到食」、「邊所學校可以贏在起跑綫」，教育系統才有空間檢討操練文化的課題。

註：小題為本報所加

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陳智傑博士